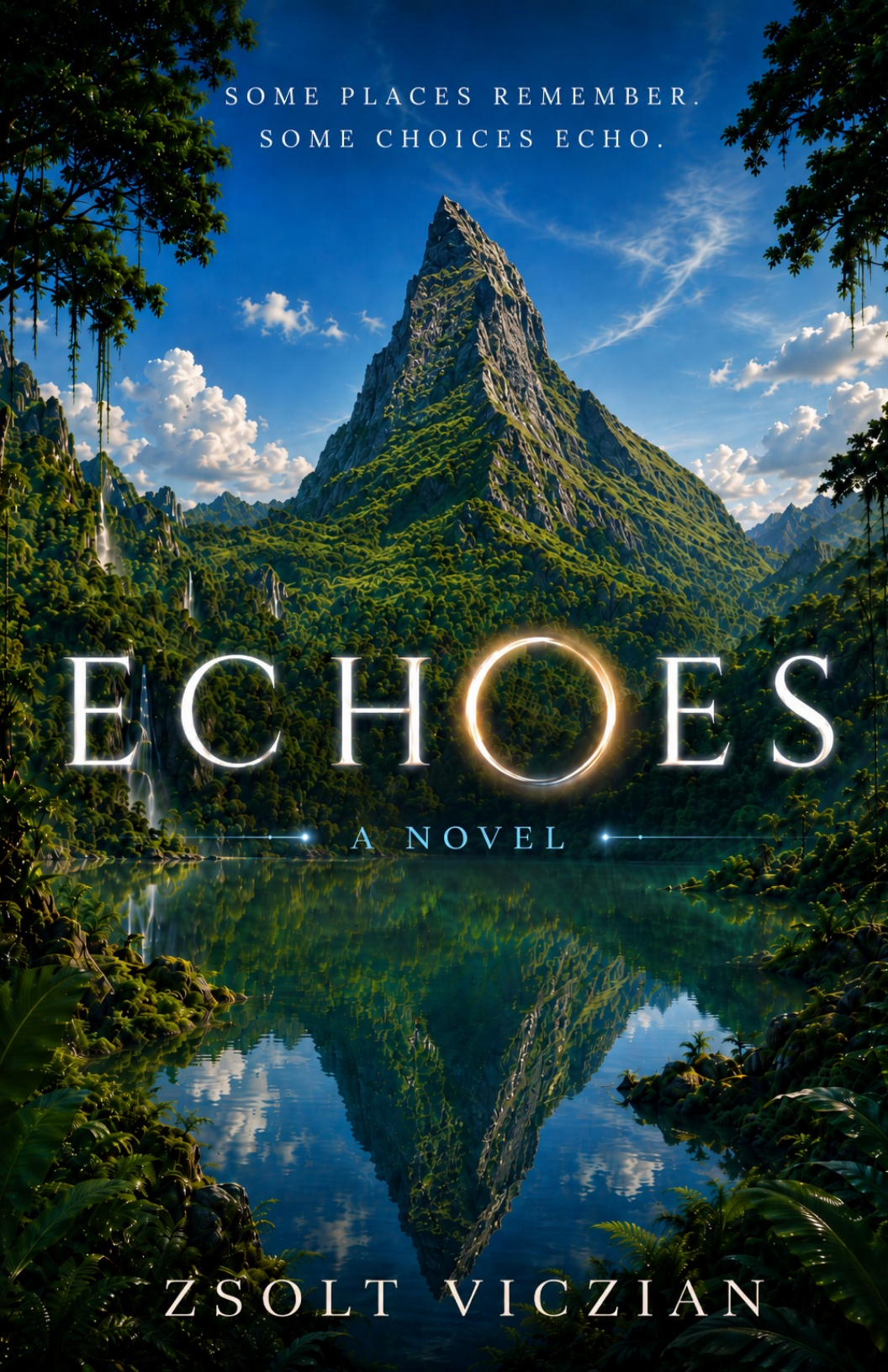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SOME PLACES REMEMBER.
SOME CHOICES ECHO.

ECHOES

— — — — —
A NOVEL — — — — —

ZSOLT VICZIAN

第1章：Nia

如今再有人问我，我是怎么找到那些埋在地下的弧线的，我总会从一间教室说起——一群学生正对着一条冰线发笑。那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。

我还在摆最后一盘沉积物样本，第一个学生已经歪着头，想倒着看清标签上的字。

“等一等，你会学得更多。”我对她说。

“我是在检查你有没有写对。”

“那看来这堂课已经开始了。”

等人都到齐，前排长桌上已经摆了十一只浅盘：磨圆的石头、从湖芯里取出的浅色粉末、单面划着细痕的深色岩片，还有一条从中间裂开的红黏土。窗外是浓密的绿色山谷，雾挂在一路爬到灰色山脊下方的树林间。桌上这些东西，没有一样看起来配得上那片景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用它们。

我举起那块黏土。“它曾沉在一个湖底。”

靠窗的学生往后仰了仰，好越过院里的树看见山脊。“温水湖？”

“冷水湖。”

“有多冷？”

“冷到高处山谷里的冰一年四季都不化。”

两个学生笑了。第三个笑出了声，又赶紧拿笔记挡住脸。

我画出山谷的剖面，标上古老的冰线。这回全班真的笑起来了。她们认得那些山坡。那条线把研究院、低处的梯田，还有她们从座位上能看见的半座山都吞了进去。

我检查了一遍比例。

然后把那条线又往上抬了些。

笑声停了。

问题一下子全来了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什么东西能保存下来？冰会不会连这栋楼也盖住？第一排有个学生猜了一个夸张得离谱的深度，她旁边的人脸上已经浮起笑意。

“你为什么选这个数字？”我问。

她指着图上山谷的宽度。“如果冰把整个盆地都填满了，压力会把两侧的冰挤得更高。”

“数字太大，”我说，“但推理有用。把推理留下。”

另一个学生的笑容缩回了袖口里。

我们从剖面图转到证据。被刮擦过的基岩。被带到远处、任何河流都不可能一路滚过去的异地巨石。冰体停滞时留下的脊。这些她们接受得很快。它们够大，看起来就像诚实的证据。

麻烦出在黏土上。

我把它放到读取器下。身后的墙面立刻铺满放大的颗粒——浅色矿物碎屑、孔隙，以及比尘埃大不了多少的深色小点。我把一个罗盘放在样品旁，又拿一块手磁铁靠近，近到足以让指针转动。

“泥沉下去的时候，这些深色颗粒里有一些会顺着当时的方向排列。”我说，“它们记录了那时候磁场的方向。”

“然后一直保持那个方向？”

“条件合适的话。”

“能保持多久？”

“直到热、压力、水、化学变化，或者别的扰动，给了它们更充分的理由不再保持。”

这个回答让她们很不满意。

有个学生问，重建过去的寒冷能不能预测这个盆地下一次气候转变。我告诉她，只有先把区域变化和本地响应分开，这种重建才可能帮上忙。她听完，笔写得更快了。

下课信号响起时，我还没把那条冰线擦掉。椅子纷纷往后挪，可学生们没有往门口去，反而围到了样品盘边。

一开始检查我标签的那个女孩又举起手。“你怎么知道那些颗粒不是碰巧就那么落下的？”

我看了看黏土，又看向她。

“下节课把这个反驳带来。我们围着它设计实验。”

温暖的雨猛烈敲打着外面的叶子，隔着敞开的窗户都听得见。学生们一边争论巧合，一边离开了教室。

Mara把盆地测站的地图摊满了茶水间的桌子，用那只裂了缝的绿色杯子压住一个湿漉漉的角。她就在讲堂走廊另一头，门还开着，近得足以听见刚才的笑声，也听见笑声之后那些问题。

“你让她们信了你。”她说。

“我是让她们更准确地怀疑我。”

“这就是你所谓的让人信你。”

送面包来的年轻男人把盘子放在水壶旁就退了出去。Mara一边看设备清单，一边扯下一块面包，碎屑落了一地图——这种图省事的做法

要是换成别人，她早就开口批评了。我把面包挪离测线。

我们是在七年前认识的。午饭之前，我们已经当众纠正过彼此。后来这段友谊居然还活着，而且很有用，因为只要我想让人先找出一个结果最薄弱的地方，我第一个拿给看的总是Mara。

南边的中继站坏了，是因为虫子在外壳里筑了窝。替换用的桅杆能赶上天亮后的第一批货运列车。Mara把出发时间圈了两遍，又把搬运距离最长的测站分给了自己。

“你把最差的路线留给自己了。”

“我是在阻止你凌晨四点突然发现自己很有奉献精神。”

“你错过那一集了。”她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队长从峡谷里活下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所以你看了。”

“看了两遍。”

她抬起头。“你连续三个星期拒绝所有社交邀请，然后花两个晚上看一群装备糟糕的虚构研究人员过一座快塌的桥。”

“那段桥梁结构是合理的。”

“桥塌了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我的腕屏在桌边亮了起来。Tarin发来一张照片，一架做到一半的芦苇框，顶部的弧向外歪着，偏离了原本该接住倒影的黏土盆。

它发出了你说编芦苇不可能发出的声音。还有：晚饭前回家吗？我们得把住家的事定下来。

框架的问题很简单。我把照片放大，找到那根交叉绑绳——它把一根肋条拽向了旁边那根——然后告诉他该松哪一根绳。

第二个问题，我没回答。

Mara敲了敲地图。“你回他了吗？”

“框架的事回了。”

“他一定觉得自己备受珍爱。”

Tarin的新工作坊驻留会让他在上游待好几年。我们可以分开住，可以往我母亲的山谷搬，也可以让他正式加入她的家庭。他要我给一个日期。我却总是在给条件。

“今晚。”我说。

Mara把地图的一边折到天气表上。“你昨天也说今晚。”

“昨天选得不好。”

这次她没有笑。

我们把设备清单做完。我赶在时刻表再次改变之前订了货位。那只裂缝绿杯在地图上留下一圈湿印，正好压在穿过低地湿原的路线上。

三天后，我们天没亮就出发了。

西线货运列车只有第一趟会运野外设备箱，等客运列车开始占用那条架高的路基之后，就不再载了。

Mara靠着窗睡了二十分钟，在任何人来得及注意之前醒过来，然后否认前两件事都发生过。Orly坐在我们对面，腿上放着测站清单，把机柜编号和远端站台上等着的推车一一核对。她还新到需要把每样东西检查两遍，却又资深到谁要是因此夸她，她会觉得受辱。她那件浅色雨衣用了两种不同的扣件，一枚新换的还发亮，另一枚已经磨暗。

列车到湿地之前，先穿过一座紧贴山坡修建的小镇。深檐房屋层层抬高，压在有顶的小巷和露天水渠之上。云层偶尔裂开，湿漉漉的花园之间便闪过一条条深色太阳能玻璃。

西部盆地一点点展开在我们周围。低洼湿地铺在那条被掩埋的弧线之上：旧水沟里积着黑水，芦苇的新绿上还顶着去年的褐色穗头，浅色的小岛上，柳根好不容易抓住一点足以让人站着不沉下去的地面。红色泥炭藓像铁锈一样铺在泥炭上。清晨的空气里有湿矿土的味道，还有一种甜腥的植物气息，像那些植物还没决定自己究竟要不要腐烂。

列车沿着抬高的石质和夯土路基穿过盆地。下面的木板路有时走着走着就断了——旱季时看起来可靠的地面，后来又改变了主意。

到第一个测站，一辆推车的轮子直接陷到轴上。黑水慢慢漫上轮辐。

Mara看看轮子，又看看我。“你的路线依然非常出色。”

“我标的时候这里是实地。”

“这正是你告诫学生不要轻信的那种历史证词。”

最后一步，我们只能自己抬着箱子走。泥巴拽着靴子，芦苇敲打设备外壳。

到了第二个点，Orly在资深技术员拧紧桅杆之前叫住了他。

“它在动。”

底板看起来是平的。她用两根手指压住一个角，对面的支脚旁立刻渗出水来。

“可以把低的一边垫起来。”他说。

“那样垫块就成了测站的一部分。”

他看向我。

“挪。”我说。

我们把桅杆搬了三十步，挪到一处勉强够支架落脚的砾石高地上。Orly把弃用的位置照样记进日志，没有让这个错误消失在一个更干净

的版本里。

到了中午，另一个预定地点也因为地下设施报废了。雨像一道灰幕横过泥沼，先在水面上发出声音，然后才落到我们身上。

我们把最后几只箱子拖向一座长着桦树和赤杨的林岛。木板路走到一半，年轻技术员的靴子裂开了。Mara在任何人来得及把这份好意搞得郑重其事之前，就跟她换了负重。

“你知道，”她对我说，“有些野外负责人会看天气。”

“我看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天气不同意。”

Orly笑得太厉害，伸手抓住栏杆才站稳。那一个明亮的瞬间，我们三个人浑身湿透，一边在黑水上方维持平衡，一边护着昂贵的仪器；头顶高处，货运列车响起了离站铃。

傍晚时，四个测站已经立好，一个计划位置仍旧空着。回程列车，我们差四分钟没赶上。

我给Mama发了条消息，说我要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家，赶不上原先答应的梯田决策准备。

Orly把合上的测站日志抱在腿上。

“明天？”她问。

“明天。”

外面，低雾在水面上聚拢。新立起的测站站在芦苇间，不需要我们，也继续记录着。

第二天下午我才到母亲家。中间换了两次车，最后一英里还得步行，因为家里的车正运石头。舅舅牵着牛走在车前。低斜的天光照在湿漉漉的水渠石壁上，也照在母亲种在渠边的黄色根茎上。自我小时候起，这座房子就一直绕着院子往外长：旧石墙上添了新房间，可厨房没有挪，那条穿过院子的水渠也没有。

饭已经开了。门口就能闻见烟和热面粉的味道。哥哥站在烫热的石板边翻着一张张面饼，面粉一直沾到手肘；母亲和两个姨母占着桌子，桌上铺着土地记录、一张坡面草图，还有三条不同的梯田墙线。

“故意的。”哥哥头也没抬，“她喜欢等大家快决定完了再到。”

“我喜欢有证据支持的决定。”

“那你来错桌了。”

大姨敲了敲旧墙线。“就在这里重砌。储水的位置不动。”

“先把溢水口往北移。”哥哥从厨房那边说，“水是从西边那棵树上方向冲过去的。还按旧线砌，它还会把墙往外顶。”

“你只看见过一场暴雨。”姨母说，“果园是女人们管的，她们看这面坡看了多少个季节。”

“可就是那场雨把墙推走了。”

“你记了什么？”我问。

他拿来一块沾着面粉的板子，站到桌尾。三道标记显示最近几个强降雨季墙体的位移；第四道线画的是径流。

姨母问是谁复核过。

“没人。”他说，“你们把检查推迟了。”

母亲掰开一根黄色根茎，把一半放到我盘子里。“哪条线？”

“如果是溢流把墙推走，改水路也许就够了。如果下面的填土已经松了，就不够。也可能是树根在抬石头，但现在这个先后顺序同样证明不了。”

“我们只有一堵墙。”母亲说。

“我可以给你一个风险范围。”

“能不能赶在面饼糊掉以前给？”

哥哥翻了翻饼。“不能。”

我看向他。“我正要说。”

“你正要解释为什么这个问题问得不好。”

他在笑。我也忍不住笑了。

小姨问，如果我判断错了，哪种方案失败得最不糟。我指向中间那条线：更往坡里退一些，同时把溢水口移到北边。这样会占掉一部分蓄水空间，也会挤掉西边那棵树周围的地方。那也是我到之前，哥哥已经画出来的线。

大姨把拇指按在记录上。“中段重砌。溢水口往北。西边那棵树留到下一次大雨之后再说。”

母亲点头，把坡面草图折了起来。

她话还没说完，哥哥已经把面饼放到我旁边，又回热石板前去了。姨母让他递盐；他递过来，没有坐到桌边。

“饼很好吃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这个回答问得很标准。”

我吃着面饼，边缘已经炖得柔软发甜的黄色根茎，还有带苦味的青菜；姨母则把“溢水口北移”写进土地记录。

屋外，水沿着老石渠流向果园。我顺着它走到下面的门边，随后让它自己往前流，转身朝湖边爬去，想在天光彻底消失前赶到，免得Tarin终于不再等我。

湖水比空气暖，却依然冷得足以让人下水时第一口气吸得十分可笑。

Tarin比我先下去，因为他喜欢站在水里看我在岸上跟湖水讲道理。他在水下石外面浮出水面，头发垂在眼睛上。

“你看起来很有说服力。”我喊道。

“我正在很美丽地受苦。”

“那是你的职业。”

他的新装置占了远处一片浅水：三十个到膝高的芦苇框松松排成一道弧，每个框里都编着一只薄薄的黏土杯。黄昏时，杯里的水会从针孔滴到下面绷紧的纤维上。到第二天早晨，黏土就会开始开裂。三天后，整件作品会被拆掉。

我问过他，为什么要花六个星期做一件从一开始就设计成会坏的东西。

他反问我，为什么要花六年重建早已不存在的冰。

这个类比从技术上讲有三处错误，从人这件事上讲有一处正确，所以很难把它直接驳回去。

我下了水。冰冷一下没过肩膀。之后有一阵子，我们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游泳。他划水凌乱却有力，我则有效率得过分，以至于他指责我连享受都要变成交通方式。我们从角峰的倒影下游过去，又沿着芦苇游回来。

离装置还有二十步时，第一只黏土杯已经放完了水。一声空洞的音响越过湖面。然后弧线更远处第二只回应，再下一只又接上。

那不是旋律。风、每只杯子的水量，以及手工塑形留下的细小误差，让任何确定性都不可能存在。可声音还是一路传了下去，迟疑而美，仿佛岸边正在出声思考。

我们漂在水里，直到最后一只杯子也空了。

“明天会听起来不一样。”他说。

“明天入水口可能更低。”

“这个也算。”

我的纠正让他很满意。

后来坐到平石上，他用一块粗糙的擦水布把我们两个都裹进去，又给我看东部盆地议会发来的委托通知。一个公共广场，三个晚上，材料支持足够他把作品做到前所未有的尺度。开幕正好落在我的下一次测量窗口里。

“野外那天可以挪。”我说。

“你还没看安排。”

“我知道安排。”

“你知道的是你的安排。”

我答应第一晚一定会去。Tarin没有要求三个晚上我都在。

湖对岸，那些黏土杯已经开始变干。它们短暂的工作结束了。芦苇框还留在那里，只是普通的芦苇，立在普通的水边。

我们正穿靴子时，雷声传到了湖边。

西侧山肩后方不知什么时候积起了云，我们俩谁也没注意。它越过山脊时像一整堵黑墙。Tarin把湿透的擦水布裹在委托通知外面；我把衣服塞进包里，连叠都没叠。最初几滴雨砸在叶片上，重得把叶背的灰尘都震了下来。

走到第二个折弯时，小路已经成了水沟。泥土在我脚下一滑，Tarin抓住我的手腕；十步以后轮到我抓他。雨还只像麻烦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笑。然后一道闪电把下方树林照成惨白，我们数数还没数完，雷声就到了。

“那边。”我说。

岩檐离小路不远，一道绿灰色岩肋向外伸出，下面浅浅一片阴暗。我先看了看上方坡面有没有松动的径流，再跟着Tarin钻进去。

最里面的地面是干的。风把雨从洞口前横着吹过去，一绺绺像银线。我们肩并肩坐着，背包夹在脚间，又共用那块擦水布，因为对一个小时前还根本不存在的天气，我们两个人都没带任何像样的东西。

Tarin往后一靠，又挪了一下。他的手从身后的石面上摸过去。

“摸这里。”

齐肩高的位置，石面暗而光滑，不是被磨得发亮，而是比周围新鲜断口柔和得多。我把手掌贴上去。高度立刻就对了：像一面人的后背，像一个等待的人自然会靠上的地方。

“我想，在我们之前，很多人都在这里躲过雨。”他说。雨填满了洞口，把小路整个藏住。“我们之后也还会有很多。待在这里，几乎能摸到时间。”

“你摸到的是冷石头。”

“也对。”

他把我的手从墙上拿下来，合在自己的两只手之间，直到我的手指暖起来。我们看着这场雨一点点耗尽，没有去决定从前是谁用过这处遮蔽，也没有猜他们把这座山叫做什么。雷声往东移远之后，一滴一滴的雨声重新分辨得出来。

Tarin先走出去，然后朝我伸出手，仿佛岩檐外的地面是一条要涉过的河。

回家的小路在渐停的雨里发着亮。

感谢阅读

感谢你阅读《Echoes》的这一章试读。如果你喜欢。如果你想继续读下去，或者想听这本书，可以在这里找到。

目前 Amazon 上只有英文版，也可以在那里购买英文平装版：

<https://www.amazon.com/dp/B0HFKGSD7M>

在 Gumroad 上可以获取无 DRM 的 EPUB 和 PDF 电子书，提供中文、荷兰语、英语（原版）、法语、德语、匈牙利语、日语、俄语和西班牙语版本。非英语译本均为机器翻译。英文有声书也可以在 Gumroad 获取：

<https://zsviczian.gumroad.com/l/echoes>

如果你想了解《Echoes》是如何创作出来的，可以观看我制作的幕后视频，了解写作和制作过程：

<https://youtu.be/AzXP6SpD1XU>

你也可以订阅 Sketch Your Mind Newsletter：

<https://sketch-your-mind.com/newsletter>

感谢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走进《Echoes》的世界。

—Zsolt